

爱情看上去 很偶然

魏姣 ○ 著



AIQING KAN SHANGQU
HEN OURAN

男人寻找爱情，没有偶然，必须制造偶然。



爱情看上去很偶然

魏姣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爱情看上去很偶然 / 魏姣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3.3

ISBN 978-7-229-06045-9

I. ①爱… II. ①魏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98968号

爱情看上去很偶然

AIQING KAN SHANGQU HEN OURAN

魏姣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袁 宁

责任校对: 杨 媚

装帧设计: 弗工作室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16 字数: 267千

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6045-9

定价: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- 第一章 错位 / 001
- 第二章 探索 / 011
- 第三章 正名 / 021
- 第四章 迷雾 / 032
- 第五章 暖香 / 042
- 第六章 隔膜 / 053
- 第七章 悸动 / 064
- 第八章 春意 / 075
- 第九章 诱惑 / 085
- 第十章 绽放 / 097
- 第十一章 冷战 / 106
- 第十二章 火花 / 115
- 第十三章 纠结 / 125
- 第十四章 炽欲 / 136
- 第十五章 伤痕 / 147
- 第十六章 背叛 / 158
- 第十七章 约定 / 169
- 第十八章 混乱 / 180
- 第十九章 飞扬 / 192
- 第二十章 诀别 / 203
- 第二十一章 崩盘 / 212
- 第二十二章 辉煌 / 222
- 第二十三章 独行 / 230
- 第二十四章 归元 / 238

第一章 错位

1

苏枕画完最后一幅图，揉揉酸痛的眼睛，仰倒在椅背上。短短几天，他为新项目设计出三个人物形象和五个场景图。代价是睡眠总共不足六小时，没有正经吃过一顿饭。屋子乱得像遭了劫，桌上堆满果皮、薯片、空啤酒罐，还有一块干硬的比萨。他伸个懒腰，走到衣柜边，照照镜子。镜中的男人头发垂肩，黑眼圈，胡子拉碴，嘴角还冒出一粒水泡，有点像通缉犯。

就这副德行，晚上还要相亲？苏枕自嘲地想，一看就不靠谱。何况对方是电视台的节目编导，眼光肯定高入云端。约会定在晚上七点，现在是下午四点半，还有时间洗个澡，休整一下。

他刚脱掉背心，手机响了，姑妈的声音十万火急：“你怎么还没约孟小吟？人家等着呢！”

苏枕发蒙：“小吟？不是约在周日么？今天周几？”

姑妈拉警报般喊起来：“是周六，今天！你怎么稀里糊涂的？明天小吟要去夏令营，一去就是半个月，今天你一定得抓住机会！”

苏枕连忙奔到书桌前翻查台历，今天的日期果然被彩笔画上圆圈，标注着歪歪扭扭的“孟”，还有一个手机号码。天啊，跟女编导撞车了！

明明记得是周六见编导，周日见女学生，怎么阴差阳错地混在一起？拒绝哪边都不合适。苏枕推开屋门，一溜烟穿过客厅，喊着“尘宇尘宇”，冲进东面的卧室。

陆尘宇在床上睡得正酣，被子蒙头，枕头压在肚皮下面，叉着两条健壮的长腿。不管他睡得有多死，苏枕总有招数把他弄醒。这回，他没用重金属乐爆棚，没往他被窝里塞冰块，也没把胡椒粉抹在他鼻尖上，只跟他耳语了几句，陆尘宇就一骨碌弹起来：“什么，代你相亲？”

“一下子来了两个，实在推不开，我玩完了。”苏枕扮可怜相。

“那怎么成？”

“当初你我拜把子的时候，你说咱俩的关系就像上牙和下牙，现在美女送上门来，自然分你一个。”

“何以见得是美女？美女早被抢走了，还用得着相亲？”

“两个任你挑，丑一罚十。”

陆尘宇搓搓脸：“昨晚在蓝咒疯到三点，可可又拉我去打牌，连杀九局，今儿中午刚进门补觉，你又来烦我。”

苏枕给他介绍两个女孩的情况：一个叫秦伊诺，江苏姑娘，26岁，电视台节目编导。一个叫孟小吟，京女，24岁，A大文学院在读硕士，书香门第，才貌俱佳，父亲是历史学教授，母亲是某出版社社长。

陆尘宇斜眼瞅他：“说是让我随便挑，你心里早有鬼主意了吧？一个劲地推销女学生，就是想见女主播呗。”

苏枕连连喊冤：“哪来的女主播呀？关键在于秦伊诺是我副总监介绍的，不好糊弄。孟小吟呢，是我姑妈朋友同事的女儿，弯子绕得多，你替我去也不会被识破。”

陆尘宇掏出手机：“得得，给号。”

苏枕念完孟小吟的手机号，嘱咐道：“记住啊，你得装成我，少说话，别露馅儿。还有，千万收拢你的魅力，别惹麻烦。”

陆尘宇翻下床：“像我这种暴帅型，不惹麻烦也难。”

苏枕打开衣柜，从最底层的抽屉里翻出一件黑色T恤衫，扔在床上。陆尘宇拣起来一看，正面是只白森森的骷髅，背面七个窟窿，衣袖缀满银链，不由得大叫：“哗，这不是摇滚音乐节的演出服吗？你还替我存着呢，七年了！”

苏枕说：“有种就穿这个去，用玩世不恭的屌样把女孩吓跑。”

“谁怕谁呀？”陆尘宇扒掉睡衣，套上黑T恤，拨通了孟小吟的电话。

2

陆尘宇已经出发了，屋子静悄悄的。六月的夕阳十分红润，从窗纱里洒进点点金辉，黑胡桃木地板上光影交错。苏枕洗完澡，坐在客厅西侧的吧台椅上，脚蹬钢环，轻轻转悠着。他还是想不明白，自己怎么会记错约会的时间。他对记性一向自负，大到公司项目的实施方案，小到超市里芥末油的摆放位置，从来没有半点疏漏。两个星期前，他亲手把孟小吟的名字写在台历上，居然还会撞车，这难道是衰老的象征？

是的，大学毕业才四年，他明显地感觉到心已经老了。广告设计是能把人累死的活儿，咬牙完成一个项目，又冒出一个更有挑战性的。白天和黑夜颠倒，梦境和现实混淆。他就像圆形笼子里的小松鼠，一刻不停地狂奔旋转，没有喘息的机会。

苏枕想，也许人类只有两种自我救赎的方式：爱情和宗教。突然间，他很想谈恋爱，就像沙漠里奄奄一息的动物渴望着雨水。毫无疑问，爱情能刺激他的创作。罗丹不是说过吗，当拥抱着美女裸露的曲线，就是拥抱着上帝。

合适的时机，合适的地点，合适的心态，出现一个人，仿佛是命中注定。秦伊诺的出现就很玄妙。吴副总监去香港开了个会，回来兴致勃勃地跟苏枕说，项目没谈成，但我遇到你的另一半了。苏枕哈哈大笑。他很喜欢吴副总监，那是个多才、率真的中年男子，有着势不可挡的激情。吴副总监说他从来不给别人做媒，但第一眼看到秦伊诺的时候，脑中就不由自主地勾勒出她与苏枕相依偎的图景，就像马裤和皮靴，珠宝和晚礼服，一个字，配！

苏枕的好奇心就这样被勾起来了。他给秦伊诺发短信，约她见面。她的回复迅速而简洁，一般是“行”或“好”。他不止一次地幻想秦伊诺的样子，甚至在梦里捕捉到了她的身影：她穿着条纹职业衬衫和黑色短裙，腰身紧束，瘦削脸颊，眼角一抹冷艳。是的，在认识一个人之前，甚至在没有看过照片的情况下，就可以爱上她。

孟小吟的出现是个意外，苏枕并没有把她纳入自己的想象空间，也许是当初姑妈的介绍词无意间刺激了他：这女孩的家庭条件和教育背景百里挑一，父母都是地道的文化人。苏枕当时就顶了一句，既是名门闺秀，怎能看上我这丧家犬？姑妈气得冒火，说，胡扯！我就是你妈，这就是你家，你比别人少什么了？苏枕没有再说话，匆匆离开了姑妈家。那已经是晚上十一点，街上零零星星的人，偶有汽车飞驰而过。苏枕像抽烟一样，使劲把略带潮湿的空气吸进肺里。路边的树丛里似乎有鸟飞过。他抬头，不由得停下脚步，从没见过那么奇怪的月亮，边缘虚幻，似乎充盈着血色。就像在一场梦魇里，他走啊走，怎么都找不到熟悉的路。再去看月亮，已经藏入云层，没有光，只有浓重的阴影。等他跑到陆尘宇家，栽倒在床时，终于明白哪里不对劲了。他彻底忘记了母亲的气味。即使看她的照片，也跟陌生人没什么区别。

手机响了，把苏枕从千思万绪中拉回。是秦伊诺发来的短信：抱歉，我今晚要赶节目，改天再约吧。

拿我开涮？天底下只有你忙么，我还推掉了一场约会呢。苏枕愤愤地在客厅踱了几步，给秦伊诺回复：无论如何，我今晚一定要见你。他把手机放在吧台上，猫扑食般盯着它。

半小时过去了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手机像块死气沉沉的石头。

3

陆尘宇刚出电梯，跟窦可撞了个满怀。

窦可说：“这么酷，哪儿野去？”

陆尘宇捶他：“你小子昨晚赢了多少？我喝高了，只管扔票子。”

窦可嘿嘿一笑：“你手气忒臭，就当请客吧，来尝尝鲜。”

陆尘宇低头一看，窦可手里提着个竹篓，里面堆着十几只活生生的螃蟹，叫道：“早不来，晚不来，我和苏枕都佳人有约啦。”

窦可急了：“昨天还是光棍三条，一觉醒来就剩我一个啦？不说清楚甭想走！”

陆尘宇看看表：“来不及啦。”

窦可说：“慌啥？我先撂下螃蟹，随你同去。”说着从陆尘宇的裤兜里抽出车钥匙，提防地攥在手里，上楼去了。

陆尘宇开着他的牧马人赴约。窦可把收音机频道换了一遍，仰在副座上，说：“苏枕太过分了，竟然忽略我。像你这种单细胞动物，外形又粗犷，会把女生吓死的。不如我替你去，和她聊个海阔天空。”

陆尘宇说：“滚，知不知道文科女和工科男才是绝配。我来搭建坚实的地基，她构造空中楼阁，爱情大厦巍然不倒。”

窦可说：“你现在就开始措辞了，要不要练练自我介绍？”

车子拐进A大，窦可开始叫唤：“竟然是我母校！你要见我学妹？”

陆尘宇说：“听着，我进聆风居五分钟后你再进去，滚远些，别碍事儿。”

聆风居是A大西南角的一个咖啡馆，也算学校里比较有情调的地方。陆尘宇走进去，嗅到一股茉莉花清香。光线幽雅，几个学生在静悄悄地上网、看书，还有的在低声交谈。他选定里侧靠窗的座位，深红色的拖地窗帘卷在两侧，露出淡蓝色的玻璃窗，窗台上有支莲蓬状的铁艺烛台。

这时，一个穿红色短裙、长发飘飘的高挑女孩走近了。陆尘宇调整坐姿，竟然有点紧张。虽然他长相帅气，但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谈过恋爱，更没有相过亲。这一点和苏枕有天壤之别。从初中起，他就见苏枕身旁常有女孩周旋。她们给苏枕抛媚眼、打电话、送小礼物，互相嫉妒，吵吵闹闹。她们靠近又走远，留下了无数的誓言和眼泪。陆尘宇真想不明白，怎么会有那么多女孩喜欢苏枕，他也不怕纠缠，有这工夫，打打篮球不好么？曾有女孩向陆尘宇示好，他不是装傻就是冷冻处理，宁可在家睡大觉，也懒得出去约会。也不能说他对女人没兴趣，遇到漂亮性感的，他会多看几眼，动动念头，但转眼就忘到九霄云外。眼下这位高挑的女孩走到他身边后，拐了个直角，坐到邻桌去了。

陆尘宇看看表，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分钟，他要了一听可乐。窦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了，坐到他斜对桌，冲他做鬼脸。他冲窦可使劲扬眉毛，手机突然在桌上震动起来。

陆尘宇抬起头，看到一个女孩举着手机进了聆风居。她个子不高，瘦瘦的，穿粉色短袖衬衫，白色七分裤，牛仔帆布鞋，梳着传统的马尾辫。他冲她招招手。女孩向他走来，笑意在眼眸里绽开，整个面孔都焕发出友善的光芒。陆尘宇也不由自主地笑了。

孟小吟在他对面坐下，凝视着他。

陆尘宇有点不自在地推推菜单：“你喝什么？”

孟小吟扭头对侍者说：“来杯木瓜汁。”

陆尘宇直愣愣地问：“你个研二的小孩，明年才毕业，相什么亲呀？”

“因为我妈的风险意识比较强，想早点把我推销出去。”

“哦，我明白了，打个比喻，谁都知道熟桃好吃，果农们却要把青桃摘下来卖，就怕熟透了的桃子卖不出去烂在手里。”

孟小吟低头一笑，说：“那倒不至于，如果桃子的品种好，恐怕还是青蛋蛋时就被路人抢光了。”

陆尘宇说：“看来我也得培养风险意识，早下手，早收获。”

窦可在一边发出哧哧的笑声。陆尘宇趁孟小吟喝饮料时，瞪了他一眼。

孟小吟问：“你做广告设计？”

陆尘宇嗯了一声。

“最近在做什么类型的广告呢？”

“呃……给一个瑞士的化妆品牌做宣传。”

孟小吟饶有兴趣地追问：“是平面广告画，还是动画？你负责什么？”

再扯就该露馅了。陆尘宇揉了揉太阳穴说：“是连环画。我刚连着加了五天班，提起工作就头疼。”

孟小吟充满同情地望着他，不再说话了。夕阳从窗户里透进来，给她白皙的面颊镀上一层淡淡的光晕。陆尘宇仔细看她，觉得很耐看：蛋形脸，五官不惊艳但精致，柔嫩的嘴唇，细密的牙齿洁白如玉。他感到一丝莫名的愉悦，说：“到饭点儿了，我带你吃海鲜去。”

孟小吟卷起嘴角：“那你得先陪我去个地方。”

“万死不辞！”陆尘宇挥手结账。

4

窦可正在大嚼香蕉船冰激凌，看到陆尘宇和孟小吟双双离去，惊讶得合不拢嘴，心想，陆尘宇鬼迷心窍了么，喝完饮料还要带她去吃大餐，莫非假戏真做了。在他眼里，孟小吟跟美女一点儿都扯不上关系。

不过窦可刚进聆风居时，确实嗅到了与众不同的味道。他明察秋毫地发现陆尘宇的邻桌是一位美女。放眼望去，美女依然独坐，顺滑的黑发挡住侧脸颊，手里摆弄着一只魔方，红色短裙下跷起的长腿有节奏地晃动。

窦可坐立不安，一股汹涌的电流冲击着心脏。两个哥们儿都有女人了，剩下他形单影只，不如借此机会抓个猎物。他的女人缘向来不错，但遇到心仪的女孩还是紧张。窦可搓着两手，一遍遍默念要对她说的话，并不断地修正。他仿佛灵魂出窍了，看到自己正坐在她对面侃侃而谈，回过神来，还在原地发傻。他想起英国某情景喜剧里有句话：在男人看上一个女人和跟她上床之间有个艰难的过程，叫做“conversation(交谈)”。

美女桌上的石榴汁快喝完了。窦可想，如果她在我出手之前离开，我非得悔断肠子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站起来，走到她桌前，彬彬有礼地说：“同学，已到晚餐高峰期了，为了节省空间，建议我们拼桌。”

女孩瞟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我在等人，你可以坐到他来为止。另外，你的借口很老套。”说罢继续玩魔方。

窦可坐到她对面，发现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，浓密的刘海下忽闪着一对大眼睛，脸颊上有些小雀斑，下巴比较宽，嘴唇微撅。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印象会在初次碰面的三秒之内形成，仅凭直觉，无须看清。他的直觉已经将她判定为美女，这些面部特征只会让她更加生动。

窦可套近乎：“你大几呀？我都毕业四年了。当时我老来这儿上网，而且就喜欢这个位置。”

女孩满不在乎地撇撇嘴：“听说有些大龄男青年毕业之后找不到对象，跟职业女性相亲又没自信，一到周末就跑回母校钓学妹。”

窦可皱眉：“你的性格跟外形不匹配啊，怪不得等的人半天都不来，被你吓跑了吧！”

女孩说：“怎么没吓跑你？”

窦可说：“我品位独特，素喜惊悚型。”

窦可问一句，她爱答不理地答一句，专注于手里的魔方。窦可急了：“这玩意儿你幼儿园没玩够么？”

女孩把拧乱的魔方拍在桌上：“4×4的，有本事你来！”

窦可拿起魔方看看，双手背到后面，说：“没收啦，把名字告诉我才还你。”

正说着，一个穿球衫的男生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：“其萱，我们赢啦！”

窦可打趣女孩：“你叫其萱呀？人怪名也怪。”

那男生有几分困惑地看着窦可：“这位是？”

女孩眼皮都不眨：“推销保险的。”

窦可起身，把魔方撂在桌上。图案完全复原，就像新买的一样！在女孩惊诧的目光中，窦可大摇大摆地走了。

5

陆尘宇和孟小吟刚走出咖啡馆，她就指着树荫下黑黄色相间的吉普问：“那是你的坐骑？”

陆尘宇有点惊讶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孟小吟说：“车和主人气味相投，一样的狂野不羁，一样的高回头率。”

陆尘宇颇为得意地帮她打开车门。

伴随着动感的鼓点，车子飞速驶出校园。风从敞开的窗户里呼呼灌进来，陆尘宇用余光扫视着小吟洁白的脸颊，感觉身体像飞翔般轻盈。他的副驾上坐的通常是五大三粗的狐朋狗友，今天却是一个柔弱的小女孩。他希望车子一直奔驰下去，希望她一直坐在他身边。

他们来到一个宁静优雅的小区。孟小吟说：“我要回家取点东西，你想上去坐坐么？”

陆尘宇背过身，指指T恤上的窟窿：“就算咱爸妈心脏皮实，也禁不住这刺激。我还是在车里猫着吧。”

小吟笑道：“那你到小花园东侧的木屋等我。”

陆尘宇走进小区花园，花木繁盛，鸟鸣啾啾。几个老人坐在凉亭里闲聊，孩子们在林荫道上嬉闹。穿过一排健身器，他在秋千架后面发现一个木板搭建的小窝。附近的草丛里卧着两只小白猫。陆尘宇喜欢狗，讨厌猫，那奸诈的面孔和妖娆的叫声让他浑身发毛。

没多久，孟小吟手提大包小包跑过来了。她蹲在木屋旁，喵喵叫了两声，里面钻出一只懒洋洋的大黄猫。她将一把小扫帚从洞门伸进去，扫出一些杂物，又用湿抹布把内壁擦净。三只猫已经迫不及待地围住她，舔她的鞋子。她从布包里掏出一袋糊状猫食，平铺在地上，猫儿的脑袋贴在一起，狼吞虎咽地

吃起来。

他问：“这些都是你养的？”

小吟说：“都是弃猫，我和两个院里的阿姨一起照看。”

陆尘宇很想表现出感兴趣，但他闻见猫味就腻歪，只好不远不近地杵在那儿。

猫吃饱了，小吟掏出一瓶矿泉水，倒在小瓷碗里喂它们喝。她把一只小白猫抱进怀里，轻抚它的皮毛：“伊娃的喉咙咕噜咕噜的，怕是感冒了。”

陆尘宇差点说，苏枕在这儿就好了，他巨爱猫。

6

晚上九点，苏枕终于接到秦伊诺的电话。她说：“如果今天你一定要见我，就到远望街的萍水茶楼。”她的声音比一般的女人要低沉，但柔和温润，像无法抗拒的召唤。苏枕赶紧下楼，拦了辆出租车，直奔茶楼。

这是一家古香古色的竹楼，24小时营业，客人不多。苏枕上了二楼，在窗边找了个位置，要了杯薰衣草奶茶。干等了一阵，他觉得头脑发沉，便趴在桌上，把脸埋在双臂里。眼前浮现出广告画的轮廓和各类画图工具的标志，色块在不停地冲撞翻滚，最后都慢慢沉入黑暗。

苏枕梦见公司开会，所有人都围着圆桌等待他的演示。他打开电脑，文件夹里空空如也。他一遍遍寻找着不存在的图稿。江总监冲他咳嗽了一声，脸像石膏般冰冷僵硬。他赶紧回办公室拿U盘，走到门口，突然想起自己根本就没有开始设计图样呢。

苏枕打了个激灵，惊醒了，迷迷糊糊地看手表，已近子夜。抬眼一看，面前端坐着一个女子，黑色大翻领衬衫，高挽发髻，样子标致极了。苏枕闭眼缓了片刻，坐起来问她：“怎么没叫醒我？”

秦伊诺的声音很柔和：“你等了我一天，我不过等了你一个小时。”

苏枕说：“好事多磨，我们总算在今天的最后一刻见到了。”

秦伊诺从桌上的木托盘里取出两只雅致的小茶杯，用茶水涮过，又端起茶壶轻轻一晃，倒了两杯热茶，说：“你的奶茶凉了，我点了普洱茶。”

苏枕望着她，什么也不说。

秦伊诺说：“怎么，你向来都用眼睛和别人交谈么？”

苏枕说：“你向来都会让男人失语么？”

秦伊诺淡淡一笑：“你醒了之后，明明看到我，为什么又把眼睛闭上？”

“这还不明白？我以为是做梦呢，怕醒来你就不见了。”

“早听说广告界都是大骗子，果不其然。吴先生还说你性格木讷，不善言辞。”

苏枕笑道：“我很好奇，你和我们副总监怎么认识的？”

“我在香港做节目，东冉地产集团正好举办一个鸡尾酒会，那老总跟我们编导主任关系不错，就邀请我们过去了。吴先生不是在给东冉做项目吗，也来赴宴。他请我跳舞。别看他体态发福，慢三步还挺标准的。他说他会看相，问我是不是感情不顺，我说谈不上不顺，根本就是一片空白。他大笑，说和你还不相识，当然是一片空白。我问，他是谁？吴先生说，是苏枕。”

“这么神奇？但愿我能填补你的空白。”

“其实，我并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。”

“在见到你之前，我也不相信。”

秦伊诺绷住笑脸：“好好说话，别不正经。”

苏枕叹道：“女人就是这样。不说好听的，你们觉得没意思。说好听的吧，你们又说不正经。”

秦伊诺呷了口茶，说：“可见你是个女人通呢。”

苏枕问：“你做什么节目？”

秦伊诺说：“《此情可待》，老百姓讲述情感故事的节目，生活频道每周三晚上十点播，看过吧？”

苏枕茫然地摇摇头。

秦伊诺说：“这期讲的是一个男人因为初恋情人嫁给别人而终身不娶。二十年后，恋人得绝症被丈夫抛弃了，他悉心照顾她直到最后一刻。女的说下辈子一定嫁给他。这类节目比较受家庭主妇喜欢，她们常哭得稀里哗啦，还给台里打电话问长问短。你可能不爱看。”

“工作以后忙得晕头转向，电视基本不用开，原来还看看新闻和天气预报，现在只读手机报，电视完全是个摆设。你们这些故事都是真的？”

“都是真的我就用不着加班了，有时候煽情煽得自己都掉鸡皮疙瘩。不过电视台竞争激烈，谋个职位就不错了，身不由己。”

苏枕连忙安抚她：“慢慢来，吴副总监说你天资开阔，眉宇含蕴，必成大器。我也看你有明星相。好在我们相识在你成名之前，不然哪有机会与你午夜品茗？”

秦伊诺扑哧笑出来：“我倒的茶，你可一口没喝。”

“本来也是无眠之夜，喝茶又何妨。”苏枕端起茶杯要喝。秦伊诺一把拦住：“都凉了，喝下去要胃痛的。”她的手拽住了他的袖口，又从他手中取出

茶杯搁下。他们手指的温度在瞬间传递。茶楼里已经没有其他客人，灯光越来越暗，只有他们的上方悬着一个幽暗的小灯笼。

苏枕说：“你忙了一天，该睡觉了，不能像我这样熬成黑眼圈。”

秦伊诺拿起包，随他走下楼梯。苏枕发现，她跟他幻想的一样，穿黑色短裙，腿十分秀颀。她的个头也和谐，穿上高跟鞋，刚好到他耳朵的位置。

出了茶楼，秦伊诺问他是不是开车来的。苏枕耸耸肩：“我没车。”秦伊诺说：“那我送你回家。”苏枕看到路边停着一辆玫瑰色的高尔夫。

路面空旷，而秦伊诺专注地望着前方，车子开得非常稳健。苏枕不由自主地想起他很小的时候，也就三四岁，跟母亲坐在一辆汽车的后座上。母亲穿了一条黑色丝质裙子，锁骨突出，眼神飘向远方。他拉着她的胳膊，她也不看他。他第一次对女性美有了模糊的意识，那种美怎么都看不够，也抓不住，让他感到相当寥落。

车子开到万和庄园，灯火通明。秦伊诺感慨：“这是名副其实的富人区啊！东边是商务中心，西边是园林湖畔，住在这儿太爽了。”苏枕说：“我住朋友那儿。”秦伊诺问：“你和朋友合租的公寓？”苏枕说：“朋友的房子，我是寄居蟹。”秦伊诺有点困惑，仍然冲他甜笑：“晚安。”

苏枕下了车，做了一个浅浅飞吻的手势。

第二章 探索

1

苏枕刚进屋，就被门后的窦可拦腰擒住。陆尘宇从沙发上一跃而起，用手电直射他的脸。苏枕睁不开眼，大叫：“搞什么鬼，半夜三更不睡觉！”

窦可说：“初次见面就上啦？”

苏枕打开灯，换上拖鞋，说：“上个鬼，凌晨才见着。”

陆尘宇急不可耐地问：“到底怎么样，快招！”

苏枕栽到沙发上，双手枕在脑后，慢悠悠地说：“长得还行，有点儿像我妈。”

窦可激动了：“真的？张依依可是风华绝代！”

苏枕说：“其实样子也不像，就是有那么股子劲儿。”

陆尘宇说：“看上了就直说，还有你搞不定的女人么？”

苏枕摇摇头：“咱俩应该换换，你去见她就好了，住在富人区的贵公子才配得上她。”

“不——换。”陆尘宇美滋滋的。

苏枕警觉起来：“喂，我还没审你呢。你和孟小吟……”

窦可告状：“干柴烈火啦！他十一点才回来，害我在家饿肚子。”

苏枕拿起一个沙发靠垫向陆尘宇砸去：“让你喝杯水就走人，添什么乱呢？要是姑妈识破了，非得宰了我！”

陆尘宇接住靠垫抱在怀里，眼神一反常态地温柔：“她明天去澳大利亚，七月中旬才能回来，自然也就不联系了。”

窦可说：“就怕某人放不下，自然就联系下去了。”

苏枕突然闻到一股香味，吸吸鼻子：“咦，有夜宵么？”

窦可冲进厨房，揭开锅盖，捞出六只热气腾腾的大螃蟹。苏枕跟过来，倒了半碗生抽，切好姜丝撒入，又挤了点芥末膏。作料还没调好，陆尘宇已经抓起一只螃蟹。

窦可嚷：“你刚从四海龙膳回来，居然还跟我们抢螃蟹？”

苏枕放下掰开的蟹壳：“陆尘宇，我咋觉得你不对劲了。”

陆尘宇说：“嗨，你们还不了解我么，今天夸哪个女孩漂亮，没准明天连

名字都忘了。睡一觉，感情跟着食物都消化了。我对谁上过心呀？你们别再一惊一乍了。”

吃完螃蟹，陆尘宇和苏枕回到各自卧室，窦可照例睡客房。苏枕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不断想起跟秦伊诺会面的细节。她是他有生以来约会过的最漂亮的女人，五官搭配完美，即使用Photoshop也画不出这样的黄金分割比例。她甚至比张月影还要好看。张月影是苏枕的高中同学，也是他的初恋，有四分之一的德国血统，风姿绰约。与月影相比，秦伊诺的身骨更娇柔，眉目更娟秀，富有东方女性的古典神韵。

但是，秦伊诺的美或多或少给苏枕一种距离感。也许因为初次见面，两个人都有点紧张、有点做作，还没有呈现出最真实的一面。他愿意慢慢地走近她，研读她。当他珍视某个女人的时候，他就想把速度放慢，享受接近她的过程。就像手捧陈年佳酿，要先让清香沁入心脾，再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味。所以，他明天不会约秦伊诺，一个短信也不会给她发。他打定主意，下周二请她吃泰国菜。

2

周二下午，亚迪兹广告公司创意部开研讨会，苏枕用投影仪向大家展示自己设计的人物形象和场景图。

“我们这次推广的瑞士化妆品牌Instant崇尚自然风格，产品全部源自高山植物和纯净泉水。因此，我在设计人物形象时所追求的境界是无中似有：看上去很美，但看不出雕琢的痕迹。我没有刻意描绘彩妆的惊人效果，而是以照片风格真实呈现人物面部特征。根据文案设计纲领，这三个人物分别代表女人的三个重要时期：少女、少妇和中老年时代。无论在哪个年龄阶段，她们都有健康的肤色和自信的笑容。通过这些广告形象，我们不仅在向国内消费者推荐来自瑞士的名贵化妆品牌，同时也传播了一种清新自然的生活方式……”

苏枕还没讲完，江总监咳嗽了一声，向他打了个暂停的手势。江总监是新加坡人，平日不苟言笑，大家都有些怕他。刚才苏枕作演示的时候，用余光看到他的脸色阴沉，不时微微摇头，就料到他会打断自己，没想到这么快。

江总监问坐在身边的高级美术指导：“王sir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王指导不解其意，也不敢直言，只好说：“他的想法还可以，图稿这么匆匆一闪，我还来不及细审。”

江总监又问王指导的助理：“小曹，你看呢？”

小曹是个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女孩，比较爽朗：“我觉得不错啊。苏枕对色彩和光影的把握很准，人物线条非常细腻，而且能够呈现出瞬间的神态，就像照片一样生动。”

江总监铿锵有力地说：“你在评论美术作品，而不是一幅广告画。”整个会议室的气氛变得严肃。

他喝了口茶，继续说：“我曾经告诉过你们，评判一幅广告作品的好坏只需要3秒钟！passion（激情），stimulation（刺激），impulsion（冲动）！充满激情地做广告，最大限度地刺激客户，让他们产生购买产品的欲望和冲动，done！我们就成功了！这是一个信息爆炸时代，国外有统计表明，每人每天接触到的广告信息约为185条。如果我们在3秒之内没有抓住客户的眼球，公司就倒闭了。我看了时间，苏枕刚才做了10分钟的演示，五张画稿，平均每张在我们的视线里停留2分钟。但是，我没有感受到强烈的冲击力，我不满意。”

会议室鸦雀无声。吴副总监打破了僵局：“我想说两句。毫无疑问，我们处在信息爆炸时代，广告公司的竞争已经白热化，大家都想在3秒之内抓住客户的眼球，但是，没人关心3秒之后怎么办。抓住眼球，不代表抓住内心。我们一天看到185个广告，但是真正记住的有多少？真正激发我们兴趣的有多少？我以为，好的广告不仅要有视觉冲击，还要有一定的文化底蕴。国际化的广告公司不能培养机械的画匠，要培养真正有创意的设计师。苏枕设计的这些人物和场景充分显示了他独到的设计理念，体现了女性的自然美。”

江总监冷笑：“有自然美，还要化妆品干什么？Instant有16种色系的眼影，25种色系的唇彩，还有五大类不同效果的睫毛膏，难道都要被忽视？”

苏枕一直站在大屏幕前，忍不住解释：“没有忽视啊，您可以细看这三个人物，少女使用了卷翘睫毛膏和樱桃唇蜜，天真可爱。而少妇的妆容稍浓，脸部侧转30度，显示出睫毛加密纤长的效果，她的腮红就像刚刚享受过床第之欢。该品牌的抗衰除皱系列是最大卖点，因此我突出了迟暮美人鲜活红润的肤色。总监，我今天所展示的不是成品，而是人物初样，想加强彩妆效果非常容易，关键是您能不能接受我的设计风格。”

江总监说：“不能接受。你到商场看看，随便哪个化妆品专柜的广告画都那么美艳绝伦，你设计的形象太平淡了，三个傻呵呵的女人而已。”

吴副总监说：“请对别人的劳动成果给予最起码的尊重。我跟你的意见完全相反，这些形象栩栩如生，而且有亲和力。三个不同年龄的女人，各有各的美，给人以时光交错的感觉，刚好诠释了Instant的含义。说心里话，苏枕的